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鏡花緣
第三十一回 談字母妙語指迷團 看花燈戲言猜啞謎

話說林之洋向通使道：「老兄果真捨得令愛教俺妹夫帶去，俺們就替你帶去，把病治好，順便帶來還你。」蘭音向通使垂淚道：「父親說那話來！母親既已去世，父親跟前別無兒女，女兒何能拋撇遠去？今雖抱病，不能侍奉，但父女能得團聚，心是安的，豈可一旦分為兩處！」通使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吾兒之病，若不投奔他邦，以身就藥，何能脫體？現在病勢已到九分，若再耽擱，一經不起，教為父的何以為情？少不得也是一死！此時父女遠別，雖是下策，吾女倘能病好，便中寄我一信，為父自然心安。以此看來：遠別一層，不但不是下策，竟可保全我們兩命。況天朝為萬邦之首，各國至彼朝覲的甚多，安知日後不可搭了鄰邦船隻來看我哩。你今遠去，雖不能在家侍奉，從此我能多活幾年，也就是你仰體盡孝之處。現在承繼有人，宗祧一事，亦已無虞。你在船上，又有大賢令甥女作伴，我更放心。為父主意已定，吾兒依我，方為孝女。不必猶疑，就拜大賢為父。此去天朝，倘能病痊，將來自有好處。」即攜蘭音向唐敖叩拜，認為義父，並拜多、林及呂氏諸人。通使也與唐敖行禮，再再諄托。唐敖還禮道：「尊駕以兒女大事見委，小弟敢不盡心！誠忍效勞不周，有負所托，甚為惶恐！此去惟有將令愛之恙上緊療治。第我等日後回鄉，能否繞路再到貴處，不能預定。至令愛姻事，亦惟盡心酌辦，以報知己，幸無掛懷！」只見通使僕人取了銀子送來。通使道：「這是白銀一千，內有五百，乃小弟微敬，其餘五百，為小女藥餌及婚嫁之費。至於衣服首飾，小弟均已備辦，不須大賢費心。」眾僕人抬了八隻皮箱上來。唐敖道：「令愛衣飾各物既已預備，自應令其帶去；所賜之銀，斷不敢領。至姻嫁之費，亦何須如此之多，仍請尊駕帶回，小弟才能應命。」通使道：「小子跟前別無兒女，留此無用。況家有薄田，足可度日。望大賢帶去，小子才能心安。」多九公道：「通使大人多贈銀兩，無非愛女之意，唐兄莫若權且收下，將來俟小姐婚嫁，盡其所有，多辦妝奩送去，豈不更妙？」唐敖連連點頭，即命來人將銀裝入箱內，抬進後艙。父女灑淚而別。蘭音從此呼呂氏為舅母，呼婉如為表姊；帶著乳母，就與婉如一同居住。

眾人收拾開船。多九公要到後面看舵，唐敖道：「九公那位高徒向來看舵甚好，何必自去？難道不看字母麼？」多九公笑道：「我倒忘了。」唐敖取出字母，只見上面寫著：

昌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茫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秧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梯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秧
羌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商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槍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良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囊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杭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批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秧
方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低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秧
姜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妙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秧
桑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郎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康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倉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昂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娘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滂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香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當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將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湯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瓢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兵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秧
幫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岡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臧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張張張珠珠張珠珠珠珠
張真中珠招齋知遮詒甄專
鷗姻鴉透均鶯帆窩窪歪汪
廂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三人翻來覆去，看了多時，絲毫不懂。林之洋道：「他這許多圈兒，含著甚麼機關？大約他怕俺們學會，故意弄這迷團騙俺們的！」唐敖道：「他為一國之主，豈有騙人之理？據小弟看來：他這張、真、中、珠……□一字，內中必藏奧妙。他若有心騙人，何不寫許多難字，為何單寫這□一字？其中必有道理！」多九公道：「我們何不問問枝小姐？他生長本國，必是知音的。」林之洋把婉如、蘭音喚出，細細詢問。誰知蘭音因自幼多病，雖讀過幾年書，並未學過音韻。三人聽了，不覺興致索然，只得暫且攔起。

過了幾時，到了智佳國。林之洋上去賣貨，唐敖同多九公上岸尋找雷九、使君子，此處也無此藥。後來訪到鄰國販貨人家，費了若干唇舌，送了许多藥資，才買了一料，隨即炮制。一連三日，蘭音共吃了六服，打下許多蟲來，登時腹消病癒，飲食陡長，與好人一樣。

唐敖歡喜非常，因同多、林二人商議道：「通使跟前別無兒女，此女病既脫體，又常思親；好在此地離歧舌不遠，莫若送他回去，使他骨肉團圓，豈不是件好事！」二人都以為然。蘭音聞知甚喜。林之洋道：「這裡賣貨還有耽擱。據俺主意：索性把他送去，俺們再到智佳賣貨也好。」唐敖道：「如此更妙。」隨即開船。走了幾日，這日剛到歧舌交界，蘭音忽然霍亂嘔吐不止；吐到後來，竟至人事不知，滿口譫語，□分沉重。林之洋道：「這個甥女，據俺看來：只怕是個『離鄉病』。」唐敖道：「何謂『離鄉病』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一經患病，離了本鄉，登時就安，就叫『離鄉病』。這個怪症，雖是俺新講的，但他父親曾說此女必須投奔外邦，方能有命。果然到了智佳，病就好了；如今送他回來，才到他國交界，就患這個怪症。看這光景，他生成是個離鄉命。俺們何苦送他回去，枉送性命？據俺主意：快離此地罷。」即命水手掉轉船頭，仍向智佳而來。剛出歧舌交界，蘭音之病，果然痊癒。蘭音聞知這個詳細，只好把思親之心，暫且收了。

唐敖在船無事，又同多、林二人觀看字母，揣摩多時。唐敖道：「古人云：『書讀千遍，其義自見。』我們既不懂得，何不將這□一字讀的爛熟？今日也讀，明日也讀，少不得嚼些滋味出來。」多九公道：「唐兄所言甚是。況字句無多，我們又閑在這裡，借此也可消遣。且讀兩日，看是如何。但這□一字，必須分句，方能順口。據老夫愚見：首句派他四字，次句也是四字，末句三字，不知可好？」林之洋道：「句子越短，越對俺心路，那怕兩字一句，俺更歡喜。就請九公教俺幾遍，俺好照著讀去。」多九公道：「首句是『張真中珠』，次句『招齋知避』，三句『詒甄專』，這樣明明白白。還要教麼？你真變成小學生了。」二人讀到夜晚，各去安歇。林之洋惟恐他們學會，自己不會，被人恥笑；把這□一字高聲朗誦，如念咒一般，足足讀了一夜。

次日，三人又聚一處，講來講去，仍是不懂。多九公道：「枝小姐既不曉得音韻，我想婉如姪女他最心靈，或者教他幾遍，她能領略，也未可知。」林之洋將婉如喚出，蘭音也隨出來，唐敖把這緣故說了，婉如也把「張真中珠」讀了兩遍，拿著那張字母同蘭音看了多時。蘭音猛然說道：「寄父請看上面第六行『商』字，若照『張真中珠』一例讀去，豈非『商申椿書』麼？」唐、多二人聽了，茫然不解。林之洋點頭道：「這句『商申椿書』，俺細聽去，很有意味。甥女為甚道恁四字？莫非曾見韻書麼？」蘭音道：「甥女何嘗見過韻書。想是連日聽舅舅時常讀他，把耳聽滑了，不因不由說出這四字。其實甥女也不知此句從何而來。」多九公道：「請教小姐：若照『張真中珠』，那個『香』字怎樣讀？」蘭音正要回答。林之洋道：「據俺看來：是『香欣胸虛』。」蘭音道：「舅舅說的是。」唐敖道：「九公不必談了。俗語說的：『熟能生巧。』舅舅昨日讀了一夜，不但他已嚼出此中意味，並且連寄女也都聽會，所以隨問隨答，毫不費事。我們別無良法，惟有再去狠讀，自然也就會了。」多九公連連點頭。

二人復又讀了多時，唐敖不覺點頭道：「此時我也有點意思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妹夫果真領會？俺考你一考：若照『張真中珠』，『岡』字怎讀？」唐敖道：「自然是『岡根公孤』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『秧』字呢？」婉如接著道：「『秧因雍淤』。」多九公聽了，只管望著發愣。想了多時，忽然冷笑道：「老夫曉得了：你們在歧舌國不知怎樣騙了一部韻書，夜間暗暗讀熟，此時卻來作弄老夫。這如何使得？快些取出給我看看！」林之洋道：「俺們何曾見過甚麼韻書。如欺九公，教俺日後遇見黑女，也象你們那樣受罪。」多九公道：「既無韻書，為何你們說的，老夫都不懂呢？」唐敖道：「其實並無韻書，焉敢欺瞞。此時縱讓分辯，九公也不肯信；若教小弟講他所以然之故，卻又講不出。九公惟有將這『張真中珠』再讀半日，把舌尖練熟，得了此中意味，那時才知我們並非作弄哩。」多九公沒法，只得高聲朗誦，又讀起來。讀了多時，忽聽婉如問道：「請問姑夫：若照『張真中珠』，不知『方』字怎樣讀？」唐敖道：「若論『方』字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多九公接著道：「自然是『方分風夫』了。」唐敖拍手笑道：「如今九公可明白了。這『方分風夫』四字，難道九公也從甚麼韻書看出麼？」多九公不覺點頭道：「原來讀熟卻有這些好處。」大家彼此又問幾句，都是對答如流。林之洋道：「俺們只讀得張、真、中、珠……□一字，怎麼忽然生出許多文法？這是甚麼緣故？」唐敖道：「據小弟看來：即如五聲『通、同、桶、痛、禿』之類，只要略明大義，其餘即可類推。今日大家糊裡糊塗把字母學會，已算奇了；寄女同姪女並不習學，竟能聽會，可謂奇而又奇。而且習學之人還未學會，旁聽之人倒先聽會，若不虧寄女道破迷團，只怕我們還要亂猜哩。但張、真、中、珠……□一字之下還有許多小字，不知是何機關？」

蘭音道：「據女兒看來：下面那些小字，大約都是反切，即如『張鳴』二字，口中急急呼出，耳中細細聽去，是個『周』字；又如『珠汪』二字，急急呼出，是個『莊』字。下面各字，以『周、莊』二音而論，無非也是同母之字，想來自有用處。」唐敖道：「讀熟上段，既學會字母，何必又加下段？豈非蛇足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聞得近日有『空谷傳聲』之說，大約下段就是為此而設。若不如此，內中缺了許多聲音，何能傳響呢？」唐敖道：「我因寄女說『珠汪』是個『莊』字；忽然想起上面『珠窪』二字，昔以『珠汪』一例推去，豈非『擲』字麼？」蘭音點頭道：「寄父說的是。」林之洋道：「這樣說來：『珠翁』二字，是個『中』字，原來俺也曉得反切了。妹夫：俺拍『空谷傳聲』，內中有個典故，不知可是？」說罷，用手拍了□二拍；略停一停，又拍一拍；少停，又拍四拍。唐、多二人聽了茫然不解。婉如道：「爹爹拍的大約是個『放』字。」林之洋聽了，喜的眉開眼笑，不住點頭道：「將來再到黑齒，倘遇國母再考才女，俺將女兒送去，怕不奪個頭名狀元回來。」唐敖道：「請教姪女：何以見得是個『放』字？」婉如道：「先拍□二拍，按這單字順數是第□二行；又拍一拍，是第□二行第一字。」唐敖道：「既是□二行第一字，自然該是『方』字，為何卻是『放』字？」婉如道：「雖是『方』字，內中含著『方、房、放、佛』，陰、陽、上、去、入五聲，所以第三次又拍四拍，才歸到去聲『放』字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你們慢講，俺這典故，還未拍完哩。」於是又拍□一拍，次拍七拍，後拍四拍。唐敖道：「昔照姪女所說一例推去，是個『屁』字。」多九公道：「請教林兄是何典故？」林之洋道：「這是當日吃了朱草濁氣下降的典故。」多九公道：「兩位姪女在此，不該說這頑話。而且音韻一道，亦莫非學問，今林兄以屁夾雜在學問裡，豈不近於褻瀆麼？」林之洋道：「若說屁與學問夾雜就算褻瀆，只怕還不止俺一人哩。」唐敖道：「怪不得古人講韻學，說是天籟，果然不錯。今日小弟學會反切，也不在歧舌辛苦一場。」林之洋道：「日後到了黑齒，再與黑女談論，他也不敢再說『問道於盲』了。」唐敖道：「前在巫咸，九公曾言要將祖傳秘方刊刻濟世，小弟彼時就說：『人有善念，天必從之。』果然到了歧舌，就有世子王妃這些病症，不但我們叨光學會字母，九公還發一注大財。可見人若存了善念，不因不由就有許多好事湊來。」

這日到了智佳國，正是中秋佳節，眾水手都要飲酒過節，把船早早停泊。唐敖因此處風景語言與君子國相倣，約了多、林二人要看此地過節是何光景。又因向聞此地素精籌算，要去訪訪來歷，不多時，進了城，只聽炮竹聲喧，市中擺列許多花燈，作買作賣，人聲喧嘩，極真熱鬧。林之洋道：「看這花燈，倒像俺們元宵節了。」多九公道：「卻也奇怪！」於是找人訪問。原來此處風俗，因正月甚冷，過年無趣，不如八月天高氣爽，不冷不熱，正好過年，因此把八月初一日改為元旦，中秋改為上元。此時正是元宵佳節，所以熱鬧。三人觀看花燈，就便訪問素精籌算之人。訪來訪去，雖有幾人，不過略知大概，都不甚精。只有一個姓米的精於此技。及至訪到米家，誰知此人已於上年中秋帶著女兒米蘭芬往天朝投奔親戚去了。又到四處訪問。

訪了多時，忽見一家門首貼著一個紙條，上寫「春社候教」。唐敖不覺歡喜道：「不意此地竟有燈謎，我們何不進去一看？或者機緣湊巧，遇見善曉籌算之人，也未可知。」多九公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三人一齊舉步，剛進大門，那二門上貼著「學館」兩個大字，唐、多二人不覺吃了一嚇，意欲退轉，奈捨不得燈謎。林之洋道：「你們只管大膽進去。他們如要談文，俺的『鳥槍打』，

當日在淑士國也曾有人佩服的，怕他怎的！」二人只得跟著到了廳堂，壁上貼著各色紙條，上面寫著無數燈謎，兩旁圍著多人在那裡觀看，個個儒巾素服，斯文一脈，並且都是白髮老翁，並無少年在內，這才略略放心。主人讓坐。三人進前細看，只見內有一條，寫著：「『萬國咸寧』，打《孟子》六字，贈萬壽香一束。」多九公道：「請教主人：『萬國咸寧』，可是『天下之民舉安』？」有位老者應道：「老丈猜的不錯。」於是把紙條同贈物送來。多九公道：「偶爾遊戲，如何就要叨賜？」老者道：「承老丈高興賜教，些須微物，不過略助雅興，敝處歷來猜謎都是如此。秀才人情，休要見笑。」多九公連道：「豈敢！……」把香收了。唐敖道：「請教九公：前在途中所見眼生手掌之上，是何國名？」多九公道：「那是深目國。」唐敖聽了，因高聲問道：「請教主人：『分明眼底人千里』，打個國名，可是『深目』？」老者道：「老丈猜的正是。」也把贈物送來。旁邊看的人齊聲贊道：「以『千里』刻劃『深』字，真是絕好心思！做的也好，猜的也好！」林之洋道：「請問九公，俺聽有人把女兒叫作『千金』，想來『千金』就是女兒了？」多九公連連點頭。林之洋道：「如果這樣，他那壁上貼著一條『千金之子』，打個國名，敢是『女兒國』了？俺去問他一聲。」誰知林之洋說話聲音甚大，那個老者久已聽見，連忙答道：「小哥猜的正是。」唐敖道：「這個『兒』字做的倒也有趣。」林之洋道：「那『永賜難老』打個國名……」老者笑道：「此間所貼紙條，只有『永錫難老』，並無『永賜難老』。」林之洋忙改口道：「俺說錯了。那『永錫難老』，可是『不死國』？上面畫的那只螃蟹，可是『無腸國』？」老者道：「不錯。」也把贈物送來，林之洋道：「可惜俺滿腹詩書，還有許多『老子、少子』，奈俺記性不好，想他不出。」旁邊有位老翁道：「請教小哥：這部『少子』是何書名？」唐敖聽了，不覺暗暗著急。林之洋道：「你問『少子』麼？就是『張真中珠』。」老翁道：「請教小哥：『何謂『張真中珠』？』」林之洋道：「俺對你說，這個『張真中珠』，就是那個『方分風夫』。」老翁道：「請問『方分風夫』又是怎講？」林之洋道：「『方分風夫』，便是『岡根分孤』。」老翁笑道：「尊兄忽然打起鄉談，這比燈謎還覺難猜。與其同兄閑談，到不如猜謎了。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